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七

起永嘉三年
盡永嘉五年

孝懷皇帝中

記

永嘉三年

漢劉淵河瑞元年
成李姓晏平四年

春正月辛丑朔癸戡犯紫微

紫微
即紫

也漢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

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

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爲征南將軍都

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鎮襄陽簡表順陽內史劉璠得眾心恐

百姓劫璠爲主詔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身
赴洛然後遣人迎家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
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宏簡濟之子也爲人溫雅而無
幹濟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
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
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離舉鞭向葛疆
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
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尙書猶以
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
善及卽位以播爲中書令繆盾爲太僕卿委以心符帝舅散騎常

侍王延尚書何綏大史令高堂沖竝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劉
興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
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帝歎曰奸臣賊子無
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獻歎不能自
禁越皆殺之竊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
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
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
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
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初曾之卒旣以汰侈爲博士所駁
及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
內王尼見綏書謂人口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

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洛陽令曹據請解之摠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乃賫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後東海王越爲太傅尼特造之而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至且曰公負尼物越大驚曰甯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匹後

避亂江夏無居宅惟寄露車一乘牛一頭每行輒使其子御之暮則其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庾亮嘗言王尼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轍下

臣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愛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太傅越以王敦爲揚州刺史 甯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丁紹卒紹開朗公正早歷清要遷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時河北騷擾靡有甯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

紹恩生爲立碑及遷冀州破走石勒政號肅殿河北人畏而愛之
紹自謂才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之掌握
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
視二人蔑如也至是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我命
哉 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
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丁卯詔寔以侯就第以
王衍爲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
謂誅楊駿廢賈后誅趙王倫齊王冏及討成都
王穎及羊后太子單廢廢屢立皆殿中人爲之乃奏宿衛有侯爵
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竝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
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大旱
江漢河洛皆竭可涉 彩道通鑑此條在夏今按懷帝本紀賈
在夏四月朱誕叛奔漢之前故改易之 夏

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而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 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襲安孔萇支雄桃豹遼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關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曰吾恨不遇高祖耳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勒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

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聽共攻
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王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
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

西澗封田皆當在壺關東南

太傅越遣淮南內史

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
險出我雖有數萬之眾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
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眾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聞於
事勢善屬今必死矣曠等臨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閒曠兵大
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遵
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襄垣縣屬上黨郡宋白曰

襄垣初襄子所築因以爲名

初匈奴劉猛死

見二十九卷武帝始八年

右賢王去卑之子

誥升爰代領其眾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

鐵弗氏之後爲赫連

勃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漠劉琨自將擊虎

考異曰帝紀七月劉琨及王彌劉登劉琨使兵

救之為聽所敗王廣等及聽戰又敗廬詒以郡廣等來討七月秋
閏五月遣聽攻豈闕敗韓述黃肅六月晉遣王廣等來討七月秋
於長平晉師敗劉琨以豈闕降接到琨集載六月癸巳琨答太傅
府書曰琨爾入上黨龐統不能禦又上安恬失利皆由受首封田
之敗皆肅不從汝辰之聞名將仍於又日即遣江陶壽尉張倚
領上黨太守疾疴孫恒統遣葛揚將軍趙縱梁余都引今其與倚
併力徑行夜襲賊將棄輜車宵遁而退追討殺虜三分之二當
聽彌之未定烏丸劉虎構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禱臣於
魏州因賜內外受敵輒青聰而討虎自四月八日攻圍然則琨討
虎以上事皆在四月以前也蓋晉漢二史皆據奏報事畢而言之
今依琨集為定

劉聰遣兵襲晉陽不克 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

為魯王 秋七月戊辰常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三百餘步

辛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

五斗叟郝索聚眾數千屯新豐與芒蕩合 八月漢主淵命楚王

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為聰所敗聰長驅至宜

卷八十七 晉紀七 五

陽自恃驟勝急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降

垣姓

夜襲聽軍

聽大敗而還

王浚遣郝宏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於飛龍山

隋地理志恆山郡石邑縣有飛龍山拓地志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山麓泉縣南四十五里

大破之勒退屯黎

陽 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湛于定擊破劉芒蕩五斗夷

竝斬之

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

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雁

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

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軍士千餘

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

翼爲其下所殺其眾自大陽潰歸淵收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

弱不可以翼顯死故遣師固請畱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

守戍寅聰親祈高山

嵩山在河南陽城縣

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

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

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

支數日

聰自宜陽而東又前進屯于洛水既爲晉所敗運車在陝糧道斷絕

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

陽

淵以族子驥爲龍驤大將軍

襄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殺待命於竟

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違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

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天水人

荀琦等殺成太尉李離尙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尙成主雄遣太

傅驥司徒雲司空璜攻之不克雲璜戰死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

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劉宏請兵復讎宏表登爲梓潼內

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尙求益兵不得

登進攻宕渠

宕渠縣漢屬巴郡自蜀以來屬巴西郡斬馮脫食其

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爲登所敗十一月甲申漢

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南出輜輶流民之在潁州襄城

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

襄陽縣漢屬潁川郡武帝

素爲居民所

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奮乞活帥李憚薄盛等帥眾

衛京師遂追擊彌戰於新汲大敗於是攝蒲坂之戍歸於平服

石勒寇信都

信都縣漢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晉同

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

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

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

倉垣

倉垣城在陳留浚縣水經汴水出浚儀縣北東

十二月

漢主淵以陳雷王歡樂爲太傅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

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天將
軍趙固平北天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淵表左長史曹巖行安東
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太子舍人阮瞻卒瞻字千里
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
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間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資賤長幼皆爲
彈之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
忤色人歎其恬澹不可得而榮辱也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
謂此理足可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
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徐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
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是變
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甚惡未幾遂卒 初東夷校尉勃

海李臻與王浚約共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見八

十五卷惠帝 永興元年 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遣其子

成將兵擊浚遼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虛襲殺臻遣人殺成

於無慮無慮縣前漢屬遼東後漢屬遼東屬國舊省 誕亡歸慕容廆詔以勃海封釋代

臻為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

誅其家

庚 永嘉四年漢劉聰光興元年 成李雄安平五年 春正月乙丑朔大赦 漢主淵立

單微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又為北海王改正又通鑑作

又今改從載記 十六國春秋 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 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

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眾會之其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鄆城殺

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

者九萬餘口 成太尉李國鎮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

尚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璦及揚州刺史王敦璠謀殺敦

以反敦奔建業告瑯邪王睿璠遂反進寇陽羨

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

自吳以來分屬吳興郡暨曰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

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

鄉里與逸等共討璠斬之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

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

年討陳敏今又殊

璠是三定江南 睿嘉其功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

郡以旌之時吳興定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

姓敬愛之期年之間境內甯謐 漢曹疑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

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瑯邪 夏四月天水 王浚將祁宏敗漢冀

州刺史劉整於廣宗殺之

廣宗縣漢屬鉅鹿郡晉屬安平國

成主雄謂其將張

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

荀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慰勞琦等出迎之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以寶爲太尉 兗州地震 五月

漢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業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 秋七月漢楚王

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柔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眾自爲塢主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 羅尚卒於巴郡詔以長沙太守

下邳皮素代之 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

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竝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

尙書令北海王又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暉爲征討
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
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顓爲吏部尙書朱紀爲
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
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
讀書惟好孝經論語日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燕
覓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
故臨終委以要任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
卯淵卒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八月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受遺詔
己卯卒卒未葬按長曆七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十八日
己卯八月辛卯朔無丁丑己卯及辛未辛未乃九月即字元泰太子和卽位
十一日蓋淵以七月卒九月葬十六國春秋誤也

和性情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

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
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
馬擁十萬眾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
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
在殯四王未有逆節四王謂聰 裕隆又也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
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尙不可信他人誰
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
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
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
隆使尙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挾父斬關歸於
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

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聽攻西明門克之

劉淵都平陽諸城門皆用洛陽諸城門名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

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羣臣請聽卽帝位聽以北齊王文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又涕泣固請聽久而許之曰父及羣公正以禍

難尙殷貧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父年長當以大

業歸之遂卽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

太后以父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

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

城王悝爲高平王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

勒爲并州刺史封汲郡公翼驍勇善射膂力過人能一手舉殿柱

跳過平陽門淵甚器異之 略陽臨渭氏酋蒲洪世居武都爲西

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爲氏洪生而驍勇多權略善騎射羣氏畏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督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川士夜襲二軍破之二軍山簡及杜蕤所遣之軍也於是馮翊嚴巖京兆侯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收稱藩于漢 冬十月辛卯晝晦至於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 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漿於大陽敗監軍裴邈於澠池遂長驅入洛川衆出轅

韓掠梁陳汝潁開勒出成臯關

晉志河南成臯縣有關

王寅陷陳留太守王

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

據帝紀文石津在河北又碑永嘉六年勒自葛陂北行至東燕

使孔長自文石津度枋頭取向水船則文石津在東燕之東北枋頭之東南

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

部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拔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

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一兄弟

表猗盧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遂不許

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縣

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苟注陘北

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爲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時時五縣

民於陘南

樓煩匈奴之所居其地在北河之南今嵐州樓煩郡非古樓煩也漢馬邑縣唐之大同軍是其地漢陰館繁在

句注西北繁時器在武州川崞縣爲北齊北漢

州平寇縣今五縣雖存皆非古縣地陘謂陘嶺以其地與猗盧異

曰懷帝紀永嘉五年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割現從五縣居之六年八月辛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盧爲代公宋書索虜傳在永嘉三年晉在秋在永嘉四年且云猗盧率馮餘家避難自雲中入雁門後魏序紀在穆帝三年卽永嘉四年也琨集永嘉四年六月癸巳上太傅府箋云盧感封代之恩故知在四年六月之前又琨與丞相箋曰晉車騎威儀在敷州之勳表以代郡封征爲代公見聽時大罵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以封事見託琨實爲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卽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後以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爲失禮然蓋以救弊耳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廕此禮之失浚實敗之沒遂與盧爭代郡舉兵擊盧爲所敗紛錯之由始結于此雁門都有五縣在陞北盧新并陞官區甚強盛從琨求陞北地以並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開闢非所制又于琨殘弱之計得計聚衆未爲失宜卽能陞北五縣者陞南盧因移師侵逼浚西陞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恕危弱而見非實以其說之盧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斌請出兵共討非避難而來也

劉聰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恐爲後患不許琨乃謝猗

盧之兵遣歸國

考異曰後魏序紀曰劉琨乞師救洛陽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東海王邁曰洛陽饑荒不許長琨與丞

相箋曰琨頓身竭誠北和尙盧遂引大眾躬成戎行卽具白太傅切疎愚見賊之計德互討勦不可縱而幸相意異斯慮不同

更憂苟焉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謀使所相推臣銳氣臣劉虎
卽解甲遣盧鳳歸國若倚盧鳳遣軍赴洛陽安得不言也

收餘眾西度河居朔方肆盧川盧川在朔方塞內拓跋氏其地首肆盧郡貞若七年併入秀容

郡魏收地形志秀容郡秀容縣有肆盧漢主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 壬子以劉琨

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單于 京師

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

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尙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征南

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涅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在涅水之陽

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

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汴口水經注零水上通梁州西陽縣東逕新城郡之汴鄉縣謂之汴水又東歷方城

西山謂之汴溪東流合於夷水謂之汴口 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巖所獲巖僞使

入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

緩澄使令得亡去澄以爲信然散眾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
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山簡爲嚴巖所逼自襄陽徙屯
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漢沔譙會之日
條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
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盡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
侯脫嚴巖等聞之遣眾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驩之盡俘其眾進
屯宛北是時候脫據宛王如據穰穰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如素與脫不協
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巖引兵救宛
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巖送于平陽盡并其眾遂南寇襄陽攻拔江
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瑯襲勒迎擊滅之復屯
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眾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

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克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
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
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
向許昌酒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右衛將軍何倫守衛
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
尉術爲軍師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官省
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竝掘塹
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
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楙即東平王楙帝
幾詐改封竟陵王揚
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請遷都壽春上書曰殷人有屢遷之事
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皇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函險澀

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
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足成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險
守約用係宗廟未若相士遷宅以享永祚太傅越以馥不先自己
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頌頡不肯行令頌帥兵先進

頌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退係東城

東城縣漢屬九江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

淮南郡宋白曰濠州定遠縣漢東城縣地

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光

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遣參軍杜勳獻

馬五百匹耗布三萬匹

耗布織鹿爲布也耗音負上聲

虞才學通博著述不倦

常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遠此而行所以速
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慮怵迫之徒不知所守乃作思游賦以

醒之 成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尚子宇及參佐素惡登不給其糧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宇罪十二月素至巴郡宇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眾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

之永興元年羅尚掠得驤妻及其子壽因在登所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爲益

州刺史治巴東三府平西將軍府益州刺史府西戎校尉府皆羅尚兼領者也初帝以王彌石

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窳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遣救青州京師之援遂絕晞與窳連戰虜破之 是歲甯州刺史王遜到官表李劍爲朱提太守時甯州外逼於成內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來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十餘家以五苓夷昔爲亂

首

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

擊滅之內外震服

前太尉劉寔卒寔字子真

平原高唐人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不倦手約繩口誦

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及位通顯每存儉素居無第宅

所得俸祿贍恤親故雖處禮教陵遲之世而行己以正自少及老

卷弗離手弟智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竟以

儒行稱官終潁川太守平原管輅每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白此之外白日欲寢矣漢主聰自以

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開刺而殺之漢太后單

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蒸焉太弟又

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又寵卬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尙未之廢

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

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
延氏曰事留髮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慈一有小
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言父將聰心然之父眞光祿

大夫單冲泣謂父曰疏不關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
避之又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父又以主上
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
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距幾主上甯可有此意乎

釋永嘉五年

漢劉聰嘉平元年
成步建玉成元年

春正月壬申荀晞爲曹疑所敗棄

城奔高平

高平縣舊屬梁國晉爲高平國泗水逕其西有高平山
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

謂之高平山
縣亦取名焉

石勒謀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爲不可會軍

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河寇江夏癸酉拔之 乙亥成太傅驤拔

涪城獲譙登太保始拔巴西殺文石於是巴西梓潼復爲成有成
主雄天悅大赦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慷慨涕
泣唏噓殊無降意雄乃殺之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閱數爲土民

所侵苦蜀人李驥聚眾據樂鄉反

此又一李驥也非成太守之李驥

南平太守應

詹與醴陵令杜弼共擊破之

醴陵縣屬長沙郡

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

驥驥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

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湖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

汝班

也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

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弼州里重望

弼蜀郡人以才共推學著稱於西州

爲主弼自稱梁益二州牧領襄州刺史 裴頌求救於琅邪王睿

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頡於壽春頡眾潰奔項豫州都督靳

蔡王確執之馥愛憤而卒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故越深畏憚之初廬江內史華譚與揚州刺史劉陶不相得陶因法收譚下壽陽獄及馥都督揚州理而出之卓之討馥百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先是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卓既破馥遣人求譚曰華侯安在我曰揚威使也譚曰不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返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去矣譚博學多通爽慧有口辨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甯有此理乎譚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揚州刺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諮祭

酒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庚辰平原王幹薨
幹字子夏少有篤疾性理不恆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齊王冏
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贈之曰趙
王逆亂汝能舉義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
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距其牀不命冏坐語之曰
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
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
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
時莫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

更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
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

王康 氏苻成隗文復叛

苻成等歸晉尚見八十年 苻惠帝太安二年

自宜都趣巴東

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 東海孝獻王越

既與苟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

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

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

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

晞敗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臯聞伺之果獲晞使及

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刺史

瑁音帽 又音昧

使與

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會

侍中程延斬之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

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擢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憤成疾以

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

考異曰帝紀五年正月帝密詔苻

暉三月戊午詔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暉爲大將軍丙子越薨
暉傳暉移告諸州陳越罪狀帝惡越專擅乃詔暉撤六州協同
大舉暉移表乞鎮帝又密詔暉討越暉復上表稱李初至奉被手
詔卷甲長驅次于倉垣五年帝復詔暉陳越罪惡詔至之日宣告
天下率齊大舉暉表稱賊遣王讚將兵詣項越使騎於成泉間獲
暉使遂大構暉晉春秋五年正月上遣李初詔暉討越按若越
已得暉使則帝亦不能自安潘滔何倫等不容晏然在洛且滔等
未去帝亦不敢明言使暉討越年月事迹既前後參差如此今竝
置於越薨之秘不發喪眾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
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

李暉等聞越薨奉裴妃及庶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
帝追貶越爲縣王以苻暉爲大將軍大都督督苻徐兗豫荆揚六
州諸軍事益州將吏共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

與隗文等戰死文等驅掠吏民西降於成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領巴郡太守 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

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

俟英雄光以燕受鄧定賂致失漢中

事見上卷 永嘉元年

今復沮眾阿出斬

之治兵進戰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 庚申日散

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苦飛鷲煮 夏四月石勒率輕騎

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

苦縣縣陳郡水經注甯平城在涉水北本前漢淮陽國之甯平

縣也後漢改淮陽爲陳國晉省甯平縣而後城甯在賈曰甯平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

大敗晉兵縱騎圍

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

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攄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

西河王 喜宣帝

弟西河繆王斌之子

吏部尙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

懷帝永嘉五年

傅長史庾歆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勸稱尊號冀以自免勸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阿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勸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勸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衍將死顧左右而言曰嗚呼吾輩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勸謂越樞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消倉

水滸汭水東南過潁川長社縣分一枝東流過許昌縣又東北入汝倉城內俗以

是名爲汝水故有汝倉之名蓋消水之邸關耳

遇勸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

沒於勒何倫犇下邳李暉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
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
越後 漢趙固王桑攻裴盾殺之 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
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
眾 是月庖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蠶 以太子太傅傅祗
爲司徒尙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
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太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
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初太傅越以南陽
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濟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
從之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
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犇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正音雅

荀晞表請

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
帝帝將從之公鄉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飢困人
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鄉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

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傳祇出詣河陰治舟楫爲水行之備

本漢平陰縣魏文帝改曰河陰在洛陽東北隔河而對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

銅駝街水經注洛陽城中大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

漢置銅駝於閭闔南內即北陸橋洛陽記曰洛陽有銅駝街
漢置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眾銅駝陌上集少年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

度支校尉東郡魏浚率流民數百家係河陰之峽石水經注河南

千秋亭亭東有雍谷溪回岫繁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
註峽石關在河南府峽州城東即古之峽關關路東通灃池西通

函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

河南縣屬河南尹界
東都王城郊郭也 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

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輔重於張方故壘

張方故壘在洛陽西七里

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

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纜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

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

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

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

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銓吳

孝王晏竟陵王琳右僕射曹馥尚書閭邱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

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

遷帝及六璽於平陽以愍懷太子妃王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

懷帝永嘉五年

之惠風拔劍拒之曰我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言畢投河其侍兒田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亦投河而死石勒

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尙書盧志奔并州從劉琨也蕃琨之父

也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

公考史曰帝紀聰以帝爲會稽公載記三十國春秋云平阿公晉春秋云平阿公阿字益誤十六國三十國晉春秋四年二月乃

封帝會稽公益封平阿後進會稽帝紀闕略今從諸書以待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珉數

之兄也初隴西辛勉博學而有貞固之操帝聞其賢擢以爲侍中

至是亦從帝至平陽聰亦欲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黃

門侍郎喬秉齋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其終

身之高節乎引藥將飲秉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

息而去聰嘉其貞節爲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

受年八十而終 漢始安王曜以王儻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

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空白主

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而受敵不可守不用彌

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晉書曰北狄以部落

有屠各等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為強其入居塞內者

得為單于統理諸部杜佑曰頭曼冒頓即屠各種也 遂與曜有

隙引兵東屯項陳郡項縣有項山前司隸校尉劉歊說彌曰今九州糜

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

容不如東據本州彌青州東萊人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一四海下不

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彌長史張嵩諫曰平洛之功

誠在將軍然曜為皇族宜小下之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彌曰

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罪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

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膏黃金百斤嵩隴

西人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

棺亦自破母遂自适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

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河南尹華萐在成皋音音汝陽太守平陽李

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結之萐故之曾孫也汝陰縣漢屬汝南郡魏分置汝陰郡後廢武帝

秦始二年復置郡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萐與弟中領軍恆建行臺於

密密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傳檄四方推琅邪王賚為盟主藩承制以崧為

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翼為梁國內史音

襄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音音又音鳥去聲劉琨承制假浚河南

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

不可信不应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

浚族子該聚眾據一泉塢

水經注濟水出臨邑縣南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

二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即爲全固一合之名起於是矣劉藩以

曜之及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于此該傳曰一泉塢在宜陽

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

詮音千東奔倉垣苟晞率

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

蒙縣屬梁國

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

之子苟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

史天水閭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苟藩以鼎有才

而擁眾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緄

緄音桓

司徒左長史彭

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顓司馬李述等爲之參佐顓浚之子也

顓音休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

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

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下臺爲從事中郎江甯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

國陳頴爲行參軍

頴音楹平聲又音君說文云頭頴頴大也

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

承澁之子恢靚之子亮覆之弟子也藏字道明於時潁川荀闓陳

畱蔡謨俱字道明而三人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爲之語曰

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恢名在王導庾亮之次承字

安期爲人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旨要而不飾文

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太尉王衍貴異之比之樂廣東海上越

鎮許昌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

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

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選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

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請推之承曰文王之面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濫刑歷眾以逞私志非邳治之源使吏送令歸家尋去官東渡時道路梗澁益音森人入聲

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業嘗以爲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宏恕之理故眾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 江州刺史華軼歆之曾孫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軼永嘉中除江州而爲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教令郡縣多諫

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

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揚州刺史王敦歷陽內史甘

卓與揚烈將軍廬江周訪合兵擊軼軼兵敗奔安成

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壽章

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宋白曰吉州安福縣本漢安成縣今縣西六十里有安成故城訪追斬之及其五子裴

憲奔幽州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眾論美之及在江州

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

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入洛不失臣

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言之爲司馬氏也

既而以洛京尙存故不受眷命竟以是遇害其西曹掾高慄

慄音火

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遇赦乃出初軼與睿構難成勸征南

將軍山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豈忍利人之機以爲

功伐乎竟不興兵以助睿睿亦知簡之無彼此不之責山睿以甘
卓爲湘州刺史周訪爲尋陽太守初華軼表陶侃爲揚武將軍使
屯夏口又以侃兄子臻爲參軍軼與睿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
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
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睿睿見之大喜命臻爲參軍加
侃舊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侃乃與軼告絕頃之遷龍驤
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
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彧之左右侃卽遣兵逼彧
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彧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
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又立夷市於郡東大
收其利 時琅邪王睿欲收結人心每隆禮露下太過王導上疏

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
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郡不
問賢愚棄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謂恥
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導亂源
饜竊名位取素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 秋七月王

浚設壇告類

告類祭也以事類
告天及五帝也

立皇太子

考異曰晉書初無其名
劉昫與丞相咸曰浚設

壇場有所建立謂
皇太子不知為誰

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

征鎮以荀潛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
及其婿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暉為青州刺史 南
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

到曉在平陽欲窺
臨中蒲坂兵所也

染求馮翊太守不

得而怒帥眾降漢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

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眾

之染敗模兵於瀘關長驅至下邳

下邳縣前漢屬京北後漢省併入鄆縣桓帝復置晉屬馮翊郡

應劭曰有上邳故稱下秦武公伐邳戎置宋白曰西夷縣道記下邳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下邳故城在涪水北涼州將孔

官純自長安帥其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瀆于定出戰而敗模

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

模

考異曰帝紀八月模遇害按劉琨上丞相陵曰平日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鎮關右故得無恙今以為據

關西饑饉

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聽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

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 苟晞出於

孤微位至上將志遂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

戶庭刑政苛虐縱憤肆欲前途西太守閻亨續之子也數諫晞晞

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自舉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

而與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爲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

夏音賈

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

爲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噉

說彌使召曹疑之兵以圖勒彌爲書使噉召疑且邀勒共向青州

噉至東阿

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國

勒游騎獲之勒潛殺噉而彌不知會彌

將徐逸高梁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僞

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

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

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

蓬關在陳

雷浚儀野史志曰：蓬澤在河南開封縣東北。臣瓚曰：今浚儀有蓬陵是也。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

救於勒，勒未之許。張寶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按

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

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子已吾已吾縣後漢屬

陳留郡魏晉省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雜以東楚之地。故梁國

甯陵縣之徒種，謂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士未置

縣。永元十一年，陳王割地以大棘為直陽，鄉自陽韓之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彌將往，長史張嵩

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眾。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

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恐其有二志也。加勒鎮東大將

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

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阪。葛阪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劄音同。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與

齊治通鑑補卷八十七 晉紀七 三十一 應補

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遣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眾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父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選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避殘忍游蕩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使弓馬功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眾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石虎始此

滎陽太守李矩宿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

率大眾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勒乃退，苻藩表其功於琅邪王睿。加矩冠軍將軍，輜車幢蓋，進封武陽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原。時饑饉，相仍又多疾病，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初，索靖之子綝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綝廟堂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兒也。」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舉秀才，歷官南陽王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所聽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

及帝蒙塵長安陷沒模又被害緝泣曰與其俱死甯爲伍子胥乃

與安夷護軍金城翹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

頻陽縣屬馬湖郡
肅公晉涼州

在頽水之陽杜佑曰京北同官縣漢
祿新縣晉爲平陽縣○祿音對許

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氏羌

皆送任子於漢緄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

陰密縣屬安定郡商
之密因詰所謂密人

不恭敢臣大邦者也臨
逆許時爲安定郡治所

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爲平

西將軍率眾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

於漢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眾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

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梁攻新平不克索緝救新平大

小百戰爭擒賊帥李羌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雅等戰於黃邱

黃邱

在馮翊雲陽
源黃嶺山下曜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

蕩仲安
定直水

也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等疋兵勢大振關西胡

晉翕然響應閭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
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峙周顛李述等皆山
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緄劉驥等囑宇
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王導蔡謨等皆與之游無不以宰相期
之皆避亂鳩壁賈胡百餘來攻時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
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至是遇害士大
夫無不爲之痛惜鼎興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上洛縣漢高
祖四年置居洛水上因以爲名晉初改爲京兆南郡武帝士卒敗
秦始二年分京兆南郡置上洛郡杜佑曰上洛漢長利縣宏農郡漢元
散收其餘眾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
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爲軍諮祭酒前
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

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其論世事退謂顓

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

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南

蘇十里近海江濱按新亭蓋近勞勞亭周顓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晉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者也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其戮力王

室克復神州

戰國時魏衍以爲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

禹之所序九州是也孔穎達曰按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論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

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又隋祭北郊有神州迎州冀州兗州拾州桂州宮

州咸州揚州從其崑崙何至作楚囚對泣耶眾皆收淚謝之陳頤

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

白望猶虛名也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

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譽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

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
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粵不
能從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

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

眾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甯之民多歸之

廣甯縣漢屬上谷郡晉武帝太

康中分立廣甯郡唐屬涇州界眾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

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掠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

也猗盧遺其子六修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

琨琨以與六修六修復就延求之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

襲六修六修走延遂以新興附漢請兵以攻并州 李臻之死也

事見上水遼東附寒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爲臻報仇

素喜連木丸津二部

也

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

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歸慕容廆者甚眾廆稟給遣還

廆留者卽撫存之廆庶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

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

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

誅龐本見上
永嘉三年

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

師不振

州師謂平州之兵東夷校尉所統者也

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

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

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眾東擊連

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眾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

歸寇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廆釋卒

廆召弈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擇子冀州主簿俊

俊音送

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廐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健也

扞說文從高而下也健健

牛也言千斤之健人聞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補註扞扞是有力之貌○扞音允健音堅健者界

以道不通喪

不得還皆留仕廐廐以抽爲長史梭爲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毖

爲東夷校尉毖攻之曾孫也

爲毖與慕容比構怨張本崔攻事曹公○毖音秘

